

卫斯理

倪匡科幻小说系列



魔磁影子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魔 磁

影 子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华

封面设计：李伟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魔磁

影子

作者：卫斯理（倪匡）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兰 州 新 华 印 刷 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20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一版 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204-03385-X/I·622 定价：12.8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魔 磁

自 序	(2)
一、三位伟人之死	(3)
二、受邀请找寻沉机	(13)
三、云南石林远古臆想	(22)
四、专家身份参加打捞	(33)
五、海底涉险	(44)
六、神秘物体在海底	(54)
七、嵌在岩石中的金属球	(66)
八、剖开圆球的意外	(77)
九、魔鬼一样的强大磁力	(90)
十、就耗不尽的动力	(100)

影 子

自 序	(110)
一、一幢旧屋子	(111)

二、仓猝之要放弃住宅	(123)
三、不能和影子一起生活	(132)
四、一个影子同抽屉来	(142)
五、古庙出灵	(154)
六、影子的老家	(163)
七、完全不同形式的生命	(172)

雨花台石

一、一块活的雨花台石	(185)
二、两个倒霉的小偷	(194)
三、为了石头博士饭佛	(208)
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19)
五、比一切危险更危险	(230)
六、保卫地球英勇牺牲	(241)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魔

磁

自序

“魔磁”这个故事，原名“石林”，是早期的卫斯理故事。准确的创作日期已查不出，大抵是距今二十年左右的作品。故事假设了磁力的运用，提出了磁力是地球上最大的能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永远存在，比起人类在应用的一切能源，都可靠得多。

故事中那具有魔幻一样的强大磁力的物体——一个小小的圆铁球，是哪里来的，只提出了几个假设，没有定论，这种写作法，现在还不十分新奇——使读者自己去下判断，应用在科幻小说上，相当有趣，但自然也只可以偶一为之，不能每个故事都那样子的。

改了一个名字，是因为“石林”这个名称，不如“魔磁”贴切，别无他意。

卫斯理（倪匡）
一九八六、十二、四

第一部：三位伟人之死

有人说，人类世界将来使用的力能，一定是原子能，也有人认为，一定是太阳能，但是我却认为，如果我们所说的“将来”，是真正的将来的话，那么，人类世界所广泛的应用的，一定是磁能。

以陆上的交通工具而论，现在的汽油内燃机车辆，其构造复杂，使用不便，可以说落后之极，进一步的发展，必然是摒弃内燃机，改用电，电动汽车已经开始从实验室到达街头了。从电动汽车再进一步，就一定是原子能汽车，再进一步，可能是太阳能汽车，然而，再进一步呢？那就轮到磁力汽车了。

为什么说磁力将为人类最后应用的力量呢？因为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磁场，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磁力的影响，在人类还未曾普遍应用磁力之前，不容易觉察到这一点，但当一旦普遍用磁力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宇宙对于地球人，是多么地仁慈，竟赐予地球人以如此永恒存在，用之不竭的力量。

再以汽车为例，原子能汽车，自然要在汽车内部，装置小型的核反应器，作为动力的来源。太阳能汽车，也一定要装置吸收太阳能的仪器。但是磁力汽车，却根本不需要任何机器，简单到只要在车头装置一块可以和地球两磁极发生作用的磁铁就可以了。自然，这块磁铁，要可以转换方向，利用同性相拒、异性相吸的原理，来改变行车的方向，也要有一套煞掣，来控制车行的快慢。也就是说，这样的磁力汽车，如果不加任何控制的话，它就会一直向一个方向驶，就像我们用线吊起一枚

有磁性的针，永远向着南、北两个方面一样。

自然，这是将来的事，但磁力是如此之现成，人类必然会在这方面大动脑筋，这是可以肯定的事。

磁力是最奇怪的力量，所有的力量，都是动态的，但磁力却是静态的，它自然而然存在，全无迹象可寻。

最近的一则消息，美国加州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斯蒂华特和他的几个学生，根据罗伦斯电磁推拒原理，发明了没有螺旋桨的小潜艇。他们利用电力，使得海水中产生磁力线，整个海水便成为他们潜艇的马达，磁力线之间的推力，可以将这艘百九磅重的潜艇，以每小时二里的速度前进。这可以说是人类应用磁力的先驱。

最普遍的有磁性的物资是金属，而金属之中，又以铁来得最容易接受磁性的反应。其他的金属，镍、钴、锰（顺磁质）、铋、锑、汞、锌（反磁质）等，也都受磁性的作用，或迎或拒。

科学家已经发现，磁铁之所以有磁性，是由于磁铁与普通铁的铁分子排列有异之故，磁铁的铁分子排列整齐，各异极互相衔接。所以磁铁如果加热，或受到猛烈的震荡，分子排列的整齐消失，磁性也随之消失。

人类现在还未曾尝试将其他金属的分子作同样的排列，如果开始作那样的工作，那么，就可以出现磁性的金、磁性的银，甚或至于磁性的非金属。

等到有一天，出现了磁性的非金属之时，那麽，人类的生活，就会起极大的转变。试想，如果有磁性的水，那麽，一切水泵，还有什么用？只要利用磁性，将水汲上来就可以了，如果水能磁化，那麽，要抽干太平洋的海水，也不是什么难事。

说了很多题外话，当然，是因为我以下所叙述的那个充满了神秘气氛的故事，和磁力有关。

广场上挤满了人，阳光灿烂，虽然天气并不是太热，但是在长时间的等待，毫无掩遮地暴露在阳光之下，人众之中，也开始有点不耐烦的感觉了，可是，只见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并不见聚集在广场上的人散

去。

广场在一座博物院之前，那座博物院的仿希腊神庙式的宏伟建筑才新落成。院中陈列的物品，也经过各方面的搜罗、捐赠，连日来报章上的介绍，已经使人想要先睹为快，再加上来主持博物院开幕仪式的，是特地自远道请来的几个知名的科学家，人们更希望一睹他们的风采，所以才形成了广场上的人潮。

我也挤在人丛中，看来，主持开幕仪式的大科学家迟到了，因为现在已是下午三时，而预定的开幕时间是一时半。

我抹着汗，无法退出去，只好等着。我的心中在想，电影明星迟到，那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而著名的科学家居然也迟到，这未免令人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

显然不是我一个人有那样的想法，这一点，可以从人潮中不断爆发出不满的嗡嗡声，得到证明。

时间在慢慢过去，踮起脚来向前看去，可以看到博物馆的职员，忙碌地在进进出出，看来，他们也等得有点焦急了，我在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果然，又等了十分钟左右，只见一个穿着礼服的老人匆匆走了出来，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博物院的院长，他来到了预先安排好的讲台前，那本来是准备给那三位远道而来的科学家，发表简短演说用的，两排扩音器在台上整齐地排列着。

当院长站定之后，广场上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人们可以清楚地听到院长所发出的浓重的喘息声，聚集了几千人的广场，在那一刹间，变得静得出奇，然后，才听到了院长干涩的声音。

院长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他道：“各位市民，有一个极不幸的消息，我很难过，竟要我来宣布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三位贵宾，他们的飞机，在海上失踪，有渔船目击，这架飞机坠进了海中！”

院长讲到这里，人丛中“轰”地炸开了不绝的惊呼声、叹息声，有不少神经质的女性，甚至尖声叫了起来，或是哭泣了起来。

我也不由自主，大叫了一声：

我看到许多人，站立在院长的身后，等到人丛中的声音，渐渐静了下去的时候，院长才继续道：“这三位杰出的科学家，人类文明的先导者，他们的名字是……”

院长的话，已没有法子再听得见，人潮开始向四面八方散去，每一个人都发出叹息声、唏嘘声，淹没了院长的话声。

群众心理本来很难理解和推测的，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人，因为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是以打消了参观博物院的念头，而向外走去，当他们一走的时候，心灵上受了噩耗震动的人，便跟着他们。终于变得几乎所有的人全走了。

我本来是在广场中间的，当人潮四面八方推涌之际，我也被挤着，身不由主，向外走去。但是，当我来到了一根电灯柱之旁，我便抱住了那根电灯柱，任由人像水一样，在我身边流过去，我不再动。

这三位科学家遇难的消息，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震动，我不清楚，在我心中所造成的震动，难以言喻，他们全是最杰出的人物，正像院长刚才所说的那样，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先导者，他们如果遭了不幸，那是全人类的重大损失。

所以我不想走，我还想获得进一步的消息。

等到广场上只有零零落落的几十个人时，我向博物院走去，许多记者围着院长，在探询消息，院长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走上了石阶，看到了一个熟人，他就在博物院工作。

我来到他的身边，他抬起头来，木然地望了我一眼，喃喃地道：“太意外了！”

“于范，”我叫着他的名字，“搜索工作，应该已在进行了？”

于范摇着头：“没有，据目击的渔民说，飞机直冲进海中，任何人，在那样的情形下，都不会有生还的机会。”

于范讲到这里，略为停顿了一下，才又道：“就算一条鱼，那样跌进海中，也淹死了。”

他在那样说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而我也一点不感到好笑，只觉得心情更加沉重。

于范苦笑着：“刚才院长已经宣布博物院正式开放了，你要进去参观麼？”

我摇了摇头：“不，多谢你了！”

我甚至不走进博物院去，就转身下了石阶，心情沉重地回到家中。

一进家里，就听到收音机的声浪很大，正在报告三位科学家飞机失事的新闻。白素坐在收音机前，表情严肃，直到我到了她的身后，她才抬起头来：“你已经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她道：“这里面，不会有什麼阴谋吧？他们三个都太重要了！”

我苦笑道：“我不过知道了这个消息而已。”

白素有点愤慨地说：“如果因为阴谋，而令得这三位科学家致死，那麼，实在太丑恶了。”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听着收音机中的报告，报告员是在直升机上，而直升机则是在海上，进行搜索。我听得报告员在说：“到现在为止，搜索一点结果都没有，据有关方面称，这三位科学家中的一位，还携来了一件极其珍贵的礼物，是赠给我们的博物馆的，这件东西是什么，事先并没有宣布，据说，是一个居住在彼邦的移民，捐赠出来的。现在，这件宝贵的礼物，已经和这三位科学家一起长沉海底了！”

我不禁有点愕然，大声道：“胡说，飞机一定可以打捞起来的！”

收音机的报告员，自然听不到我的话，仍然在叙述着海面上发生的事情。从他的报告听来，海面上的天气极好，而飞机也一直在顺利飞行，照说，是绝不应该无缘无故跌进海中去的。

然而世事就是那麼不可测，这架飞机，毕竟跌进海中去了。

当晚，所有的晚报都报导着这不幸的消息，电视台的新闻片，也延长时间，我一直听新闻报告到午夜，仍然未曾听到发现飞机的消息，只知道，几艘小型潜艇已经出动。

这件事意外虽然令我大受震动，感到这是人类极大的损失，然而整件事和我不发生关系。

如果事情自始自终和我不发生关系，那么，自然也无法成为故事，

将之叙述出来了。

就在我听完了最后新闻报告，已经午夜的时候，门铃突然响起。

我打开门，看到门外站着两个陌生人。衣着都很名贵，如果单从衣着上来判断，他们都应该是上等人。但是，我一看到那个陌生人，却立时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个有教养、有地位，另一个却只是个粗人。

我并没有让这两个陌生人进来，只是问道：“找谁？”

那个被我认为是粗人的那个道：“找你！”

我的声音很冷淡：“你们找错了人，我不认识你们！”

另一个微笑着：“卫先生，请原谅我们的冒昧，我们的确不相识，但我们慕名来访，有一件事情，想请卫先生帮忙！”

那时，白素也走了出来，对那两个陌生人，我始终有着一种自然而然的戒心，是以我仍然不让他们进来，只是道：“阁下是——”

那人道：“我是一家打捞公司的主持人，这是我的卡片。”他取出了一张卡片来，交在我的手上。

我向卡片看了一眼，只见卡片上印着两个头衔，一个“陈氏海洋研究所所长”，另一个则是“陈氏海底沉物打捞公司总经理”，这个名字是陈子驹。

我看了看卡片，又抬起头来，这位陈子驹已经指着另一个我认为是粗人的那个道：“这一位，是方先生，方廷宝，他是著名的潜水专家。”

方廷宝，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并且知道他是远东潜水最深，潜水时间最长的纪录保持者。是以我忙道：“原来是方先生，请进来。”

我请他们坐下，方廷宝不断打量着我客厅中的陈设，而陈子驹则神情犹豫，像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对我说话才比较恰当。

在那样的情形下，我自然只好开门见山，提出询问：“两位来，有什么指教？”

陈子驹道：“我和方先生两个人，设计了一个圆形的小潜艇，这种小潜艇，可以在深海中灵活地行驶，用来做很多事情。”

我皱了皱眉，陈子驹的话，听来完全不着边际，所以我略带不满：

“陈先生，你来找我，是为了向我推销你们发明的小潜艇？”

陈子驹忙道：“不，不，当然不，我只是想说明，在任何打捞工作中，有了这样的小潜艇，甚至在夜间作业，也和白天一样！”

我皱眉更甚：“我仍然不明白你的意思。”

陈子驹吸了一口气：“那三位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的飞机，沉进了海底，这一件事，你已经知道了？”

我一听得陈子驹那样讲法，便不禁怦然心动：“当然知道，你的意思是——”

陈子驹讲话，慢条斯理地，看来，他喜欢将每一件事，都从头讲起：“现在，军方和警方，都在搜索打捞，我的打捞公司，只不过是一间民营公司，我想，如果由我的打捞公司，先发现了沉入海中的飞机，那么，这是一个替公司宣传的最好机会。”

我的心中多少有点愤怒，利用这样的不幸事件，来替自己的公司宣传，无论如何，这总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所以我的反应是沉默。

陈子驹忙又道：“卫先生，或者你还不明白我真正的意思，我是说，我们有最好的设备，最好的人员，他们可能永远找不到沉入海底的飞机，但我们可以！”

我冷冷地道：“那你大可以向有关当局申请，参加打捞工作！”

方廷宝直到此际才开口，他有点悻然地道：“我们试过，但被拒绝，所以我们才决定自己行动，我们一定能有所发现。”

我的怒气已渐渐平复，因为能及早将跌进海中的飞机找出来，是一件好事。

我点着头：“你们可以去进行——”

我讲到这里，略顿了一顿，才继续道：“这件事，你们似乎不必来征询我的同意。”

方廷宝立即道：“我需要一个助手！”

我明白他们的来意了，可是我的心中，却更增疑惑，我道：“这更不可能，陈先生主持一个打捞公司，难道找不到别的潜水人？”

陈子驹道：“有，我们公司中一共有十二个潜水人，但是除了方先

生一人之外，其余的人，都难以担当这个任务，所以我们想到了卫先生，想请你帮忙，卫先生的名气大，本领高，我们一直佩服。”

我思疑着，并不立即回答。陈子驹给我戴了一连串的高帽子，但是我却绝对没有飘飘然的感觉，我反而感到事情更加古怪。或者直接一点地说，我感到方廷宝和陈子驹两人来看我，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在我保持沉默的时候，方廷宝又道：“卫先生要是答应的话，我们立时出发，我相信，在天亮之前，我们就可以有结果了！”

能够在天亮之前，找到那三个科学家所乘的飞机，这是一个极度的诱惑，但我却立时摇了摇头，而且，为了试探他们的真正目的，我道：“我看我们之间的谈话，应该坦白一些。”

陈子驹却误会了我的意思：“当然，卫先生如果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会付给酬劳，不论有没有结果，都是一样，我可以先付一半，你喜欢现钞，还是支票？”

我连忙作了一个手势，阻止他伸手入袋取钱出来：“你误会了，我自知不够资格，参加深海打捞工作，你们的心中，其实也很明白这一点！”

我讲到这里，只见陈子驹和方廷宝两人互望着，现出十分尴尬的神色来。

我知道我的话，已说中了他们的心事，是以我立时又道：“而你们仍然要来邀我一起去，请问，有什么真正目的？”

我的这个问题一出口，他们两人，不仅是尴尬，简直有点不安！

我道：“除非你们据实答覆，不然，你们决不会有收获。”

陈子驹叹一声：“卫先生，要瞒过你真是不容易，是这样，我们知道你对于一切神秘的事情，有着丰富的经验……”

我听得他那样说，不禁陡地一呆：“这次坠机，有什么神秘？”

陈子驹摊着手：“三个知名的科学家，天气又好，飞机忽然失了事，这还不够神秘麼？”

听得陈子驹以那样空泛的话来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心中不禁冷笑了起来。陈子驹太滑头了，我几乎立时可以肯定，他一定知道有关这架飞

机失事的原因，只不过他却瞒着我，不肯讲给我听。

虽然他曾说，要瞒我是十分困难的事，装出好像已被我逼出了说真话的样子，但是那只不过是他的手法之一而已！

然而我也知道，这时候向他逼问，一定不会有什结果，他不会向我说什么的。

要明白他所说的“神秘”，究竟是什么意思，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他的邀请，参加他们的工作，看看他们究竟准备出什么花样！

对付滑头的人，最好的办法，也就是滑头，所以尽管我的心中，已经知道他根本不会说实话，但是我表面上，我却装出十分同意的神情来：“是的，这件事，真可以说是十分神秘！”

陈子驹高兴地道：“卫先生已经答应了？我们立时可以行动，我知道，军警的联合搜索，在晚上停止，我们可以趁机进行。”

我还在装着考虑，可是那时，我的心中却更可以肯定陈子驹在讲鬼话，他的话中，破绽实在太多！

要知道，搜索一架跌进海中的飞机，那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军警的联合行动，未有发现，原因是无法确定飞机堕海的正确位置。

而军警搜索的行动，当然使用海底探索仪，除非陈子驹已掌握了详细的飞机堕海资料，不然，他怎会那样有把握？

而陈子驹只不过是一间民营打捞公司的主持人，他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飞机堕海的详尽资料？

当我想起这一点的时候，我甚至已不可避免地将飞机失事和陈子驹连在一起。

有了这样的联想，我更不肯放弃这个机会。但是我还是假装考虑了很久，才道：“我想，只怕我不能胜任！”

方廷宝忙道：“卫先生，我有你的潜水纪录，知道你一定可以成为我最得力的助手。”

我心中的疑惑，又增加了几分。的确，我有着不错的潜水纪录，但是我也知道，我决不以潜水出名，而且，我的潜水纪录，在一个业余潜水者而言，已很不错了，但是也不应该得到一个职业潜水者的推崇。

由此可知，方廷宝他们找我，是另有目的的，决计不是为了找一个潜水助手那样简单。

可是，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呢？我却又没有法子想得出来。